

据有关报道,病人在心脏移植手术后,其心理、性情和习惯都将发生变化。可是,当59岁的北大荒著名作家杨孟勇在心脏移植手术后,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竟是——濒于破裂的夫妻关系奇迹般地缓和了。

# 破镜重圆—— 发生在心脏移植手术后

□ 朱晓军

**隆**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监护中心。北大荒著名作家杨孟勇躺在病榻上,身上插着一条条输液管。鬓发花白的妻子李广萍坐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丈夫那只还有些发凉的手。她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在眼里打着漩儿,她怕惹孟勇激动,使劲儿地抑制着……

这是杨孟勇心脏移植手术的第三天,也是医生首次允许她到监护中心见术后的丈夫。手术是成功的,这意味着国际公认的55岁以上病人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警戒线被打破了。

这是心胸外科医学史上的奇迹!一个奇迹往往孕育着另一个奇迹。在心脏移植手术后,杨孟勇、李广萍先前不可调和的夫妻关系渐然现出转机,若枯木逢春,柳暗花明……

1998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杨孟勇离家出走了。

杨孟勇是在夫妻冲突之后离开佳木斯的家的。他绝情地对妻子说:“你不要管我去哪了,也不要找我。”他决计再也不回这个令他伤透了心的家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离家之前,杨孟勇一遍遍地沿着漫长的31年的婚姻长河寻索,不仅没寻索到温馨和慰藉,反而更让他感到苍凉和失望……人家夫妻犹如藤和树,可是他们夫妻却像两棵树,没有过相依相附,有的只是数十年的对峙。

1962年,19岁的杨孟勇在宝泉岭农场拖拉机配件厂当车工。一天,16岁的徒弟李广萍羞涩地塞给他一个纸条,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孟勇是闻名遐迩的才子,弹拉说唱、写写画画,样样精通。

杨孟勇太渴望有个温暖的家了。在他8岁时,父亲病逝了;10岁时,母亲改嫁,奶奶把他过继给了未婚的叔叔。11岁时,他跟着叔叔来到北大荒。他从小就对家庭充

满了憧憬和期盼。李广萍的童年也很苦,她十三四岁时和母亲、妹妹一路乞讨,从山东逃荒到了举目无亲的北大荒。

1967年,24岁的杨孟勇和21岁的李广萍结婚了。

杨孟勇不仅希望家庭能够温馨、平和,而且他还想疼爱与呵护好自己的女人。他总对广萍说,早晨你別起来做饭,让我做。妻子坐在那儿,用那月光般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他就满足了。可是,广萍不仅不理解他的心思,反而对他干的活总是不满意。一个周日的早晨,杨孟勇起床生着了炉子,烧了一锅开水,然后和颜悦色地问躺在炕上的妻子做什么饭。妻子问他炉子是怎么点着的,按没按照她的办法做。孟勇不快地说:“反正炉子是点着了,还很旺,这还不行吗?”“不行。”广萍决然地说。平素性情温和的杨孟勇恼了,他把一锅开水“哗”地倒进了炉膛,“噗”的一声火熄了,满屋弥漫着灰尘和蒸汽。

他们是相爱的,但就像两只刺猬一样企盼亲近,到头来却彼此被扎得鲜血直流。

孩子一个个出生了,可是他们还像两块棱角分明的坚硬的石头,谁都改变不了对方,只能相互折磨着。有时,孟勇在车间的机床旁的踏板上铺件破棉袄睡在上面,一个星期都不回家。

3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孟勇动过离婚之念,李广萍也有过离婚的打算,可是总是阴差阳错,当孟勇要离婚时,妻子不想离;当妻子想离婚时,孟勇又不忍心了。1998年农历正月初八,这对分居多年的夫妇又发生了冲突。于是,几天后,年近花甲并患有扩张性心肌病的杨孟勇满怀凄怆与绝望地离家出走了。

## 二

直到1999年11月15日,杨孟勇还是回家了。

当见到孟勇十分虚弱,脸色枯槁焦黑,肿得脱了相时,李广萍的心里也十分难受,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

原来,早在1998年年底,杨孟勇的扩张性心肌病就发作了。他喘不上气来,睡不了觉,一夜一夜地抱着枕头坐到天亮。他嘱托同母异父的弟弟:“我手里还有一些钱。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送到火葬场火化了。然后,打个电话告诉你嫂子一声。”他决心就是死了也不再见妻子一面。

杨孟勇病倒后,年过古稀的母亲心若火焚,寝食不安。孟勇望着母亲的白发,他实在不忍心让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于是,他又回到了佳木斯。

杨孟勇回来后,22天住了3次医院,治疗毫无效果。12月23日,孟勇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哈尔滨,住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经检查,杨孟勇的心脏已经扩张了近2倍,保守治疗已经无望,只有心脏移植了。

在那些日子里,李广萍寸心如割,泪流如河。医生说,如果杨孟勇不做心脏移植手术,那么他的生命也许只能维持一年半载;如果做心脏移植手术,倘若手术不成功,病人或许立马就会死在手术台上。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正好有一个各项指标都和孟勇吻合的供体。这是很难得的,有些要做心脏移植的病人苦苦地等了一年半载也没等到与自己配型相同的供体。但这事不能直接告诉患者,要家属赶快拿主意。每当医生追问广萍,她都滚油煎心、束手无策。她不知道该不该让孟勇冒生命危险做心脏移植手术,她又不肯回病房,怕心细的孟勇问她:“医生是怎么说的?”

最后,她只好将实情告诉了孟勇。孟勇犹豫了,在感情上他难以接受一个陌生的心脏。可是,最终他还是同意了。

手术方案定下来了,广萍让儿子回佳木斯取来了她推着小车风风雨雨、辛辛苦苦地卖9年杂货,一分一角积攒下来的3万元钱。

2000年1月14日早晨,一夜无眠的李广萍4时40分就起来了,她先把孟勇的衣服弄好。5时40分,孟勇躺在手推车上,亲朋好友们簇拥在旁,缓缓走向手术室。孟勇活着进去了,不知能否活着出来?!孟勇被推进了手术室,广萍两眼一黑昏倒在地……

下午1时,经过漫长而焦灼的6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杨孟勇终于活着出来了。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只见杨孟勇双目紧闭,浑身上下插着各种管子,亲友们都哭了。广萍更是大哭着跑回了病房。孟勇被径直推入监护中心。

### 三

顽强的杨孟勇在术后的第三天就自己下地解手

了。从此,李广萍每天去监护中心探视两次,照顾孟勇洗漱,给他揉揉搓搓肿着的双脚。

死神的魔爪终于缩回去了,他们夫妻又要面对自己的婚姻了。广萍望着日益恢复的孟勇,不禁想起了自己所做的对不住他的事情,不由得悔恨不已。孟勇平素待她总是和颜悦色,当她心情不好时,他就安慰她,可是她的暴躁的脾气就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难以驾驭,常常惹得孟勇生气。她想,孟勇经历了这么大大手术活下来实在不容易,只要他能够健康地活着,自己就是当牛做马都愿意。

晚上,孟勇睡不着觉时,默默地看着和儿子挤在一张狭窄病床上的广萍——她的身子佝偻着,有一半悬在床外边;被子给儿子盖了,她只盖件衣服。孟勇心里一阵阵难受,又一阵阵感动。尽管广萍不善言语,心比较粗,脾气比较躁,做过一些对不起自己的事,可是,如果在这次劫难之中没有她的话,自己也就死定了。况且,她就这样在医院伺候自己好几个月,且从无怨言,实在不容易,也真该原谅她了。他觉得有必要和她好好谈一谈,以前的积怨能丢多少就丢多少,否则还会影响以后的生活。这对夫妻开始沟通了。这是他们结婚33年来从没有过的交流,他们说了许多心里话。冰层渐然融化,水在缝隙中缓缓流淌。

这时,广萍的母亲病故了。她匆匆赶回宝泉岭安葬了母亲,回来后,她想起了婆婆。她对孟勇说:“给妈妈打个电话吧!”于是,孟勇出去打了一个电话。当他回来时,心情十分沉重。粗心的广萍没有看出来,问道:“打通了?! ”孟勇仓惶地点了点头。

夜半,李广萍从梦中醒来,见孟勇披着衣服坐在黑暗之中。她慌忙问:“孟勇,你怎么了?”没有反应。她一连问了几遍,那边才传来孟勇哽咽的声音:“我妈去世了。”这犹如在她耳边炸响的惊雷,使她睡意全无,愧疚如潮水般地拍打着她的心房。她为自己结婚33年从没拜见婆婆而自责、痛悔不已,她感到今生今世都不能原谅自己。

孟勇出院了。为了便于术后监护,他们夫妻没有回佳木斯,在哈尔滨租间房子住了下来。生活恢复了平静之后,杨孟勇又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在1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他的诗集和长篇小说《渔猎手记》。

一场劫难总算过去了,可是前面还有许多困难。杨孟勇手术后,需要长年服用抗排斥的进口药,那种药很昂贵,每年需要3万多元。3万元,对于仅靠每年1万多元退休金生活的杨孟勇夫妻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们的3个孩子还都没有正式工作。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李广萍的眼睛哭坏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可是她还是想找些事做,想挣点钱,为孟勇买药。(编辑 祝健)